

覆陳榮捷教授函

鍾彩鈞*

榮捷先生壇席：

先生中國哲學泰斗，後學欽仰至深。先生著作諸書雖已詳讀，然而無緣親炙，每以爲恨。後學蒙先生愛護，本月初已至文哲所任職，今日承吳老師轉來先生爲後學博士論文所作書評，讀之驚喜感愧，先生不棄拙陋之文，詳細指教，此正前輩之盛德，然而後學學力不逮，恐不足以上酬先生之厚意，不勝悚懼之至。

先生之批評，後學謹答如次。

關於內容方面，雜學辨，後學的體會是朱子以內在生機論(immanent vitalism, 此名詞乃後學私擬，不知當否?)的道器合一說來批評雜學的道器分離說，如蘇軾謂「陰陽交然後生物，物生然後有象，象立而陰陽隱」，朱子則謂「達陰陽之本者，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，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。此後學所謂的道器問題，非謂必見道器二字也。譯誠意爲 purification of the will，是考慮有「誠之」的動詞意味，然而確有不妥，口試時亦被批評。〈中和四書〉全是涵養省察問題，在朱子主觀目的是如此，但因此對心性的本質有新的體會，才有新說的提出。後學對《四書》的解說誠然過深，然而其中有很想表達的一點，就是朱子最關心的是實踐的問題，由實踐問題的解決，連帶的使理論進展。先生的批評，顯示後學的思想與表達尚有缺陷，當再磨鍊補救。1170-1173 體用觀念之發展，乃指朱子逐步脫離北宋內在生機論的體用說，而建立自己獨特的一套。其前的體用思想乃承襲北宋內在生機論，如〈延平答問〉的理一分殊說，其後的體用思想則是以這段時期的成果爲基礎，加以重構，如理氣關係論。

後學讀朱子書，自覺有點新見的，一是第一章末尾唐宋形上學的五種形上學，

* 鍾彩鈞先生，本所副研究員。

並憑之以論朱子形上學的發展。這五種形上學的看法雖甚粗疏，解釋宋明理學時卻似有用。第二是第三章 1170-1173 的發展，後學曾用心推敲排比資料的先後關聯，一方面覺得頗有心得，一方面又覺得實證不足，立論過於大膽。這兩處希望以後拜見先生時，能再多賜教誨。

內容方面其餘指教，敢不敬謹接受。先生論朱子諸觀念的出現時代，皆確實有據，實非後學孤陋，所能及其萬一。後學涉覽《朱子大全》，筆記僅錄其要旨，兼及心得，未做詳細索引。當見解成熟而落筆時，往往找不到資料，只好退而求諸王懋竑、錢穆等書，引用衆人所習引者，此乃方法不謹嚴之過，當力改之。（先生指出許多資料當引未引，及可爲反證者，皆坐此病而致之。）

英譯詞語多誤，此實當責後學英文不佳，頗賴師友修訂，往往在趕時間時，未再核對原文，詳加斟酌。後學英文本不甚好，回國三年，退步尤多，今有機會進入文哲所，應用英文的機會必多，當勤加琢磨，以答先生教誨厚意。

後學將負責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的編輯工作，聽吳老師說您已慨允賜稿，歡喜之餘，仍請先生能在十二月中以前，將稿寄到，以利編輯的進行。集刊將登載書評，不知先生能否允許刊登對拙文的評論？如蒙允允，不但是集刊，更是後學的榮幸。

敬頌

夏祺

後學 鍾彩鈞 敬啓

一九九〇年八月七日